**乌镇**

赵珊

端午时节，我们去游了乌镇西栅。

小桥流水一如既往地可爱。乌镇人家的门楣上都挂了桃叶蒜头艾叶菖蒲，临水的窗前都垂着几盆绿萝、吊兰、不知名的花，红绿相间，煞是好看。

初夏刚调出深浅不一的绿，把乌镇的每处都点染到了。岸边，油绿的水里柳树的长辫在招摇。巷子里，满墙满墙的爬山虎想要越过灰粼粼的瓦。通往“昌叙酱园”的路上，大树枝叶披离，绿意恣肆。一棵梓树，腰板挺得直直的，张张绿叶儿舒展着，柔亮得几乎要覆上你的脸，白色的小花吐着淡淡的香气，无声地落到你的发辫上，胳膊上，圆滚滚地蹭过你的脚面，溜进青草窝里。

河东岸，条石斑驳，古意悠然。古镇是最自然的背景，突出的是现代华丽的商铺。他们占得天时地利，经营着现代人的娱乐休闲。店铺的名字很好听“步步莲花”、“听雨知松”、“陌上花开”……“翰墨千秋”居然是一家昂贵的旅店。有些和乌镇不搭界的藏银、漆器、创意工厂之类的小铺子，不放喧嚣的音乐，就在幽僻的小巷里潜伏着。

走到哪里，哪里都是井然有序，连门前石槽里的睡莲个数都是一样。但是……有些奇怪呢。路过一户人家，户门大开，菜香四溢，我们存着侥幸，想拜访当地的土著。

室内装潢很现代，家电一应俱全。窗前的八仙桌上，古瓷泛着青光，杜鹃开得正浓。

“你家好温馨哦！”

“是啊是啊，呵呵。”

“提供住宿吗？”

“有啊，580一晚。”

“好贵！”

“这是我们公司规定的价钱啊！”

“呃，这里不是你家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是旅游公司的员工啦。”

在她后来的叨叨中，我们了解到原住民早已离开西栅，搬到了现代化的城市里，旅游公司接管了一切。

走过仁济桥，就到了河西岸。

百年羊肉店里，挤满了食客。一蒸笼一蒸笼的抽屉叠起来，缝隙间只看到模糊的眼镜和汗涔涔的脸。竹艺作坊里，胖大叔做的竹蜻蜓光洁白亮，一搓之下高高飞过头顶，孩子们立马叫着追去了，风钻进了他们的衣服里，像吹跑了几只胖乎乎的面粉袋。隔壁上鞋面的瘦女人眼皮都不抬，鞋面在手里如蓝蝶翻飞，一松手，一只蓝蝴蝶就飞进盒里去了。戏台上唱苏州评弹的艺人，一袭宝蓝色的旗袍，灯光下一团炫丽。底下有人在用力揉搓眼睛，终扛不住午后的慵懒，倚在藤椅里打起鼾来。

胖大叔、瘦女人、唱评弹的艺人等等，他们都是雕刻时光的高手，将乌镇的时光停驻。他们也都是旅游公司招募的出色的工作人员，每天下午，都有人行色匆匆地来到他们的店里，取走所有的营业额，他们则每月从公司领取固定的薪酬，现代化的商业管理模式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运作。

倒是“厅上厅”三进的院落，勾起了同行老人的回忆。她最早的住处在北直街，也有高敞的门扇，上面雕着繁复的花纹，天井是用来盛阳光的。后院的老人没了伴，就住到前院来，他们举家搬到了后院，为着每天回家时能看看这个孤独的老人。下雨后，青砖滑腻，泛着温柔的光。她们就在狭小的里弄里追着笑着，粉色的夹竹桃开得满树斑斓，花瓣悠悠地散到地上。住在青果巷里的同伴步子比她还快，白色的绣球在脚边簌簌地摇。爱娇的孙女蹭在她身上睡着了，竹蜻蜓落到地上，她温柔地眨了眨眼睛，不再说下去。

离开乌镇时，雨下得紧，我们包了游船去渡口。船没有窗玻璃，粘粘的雨飘进来，凳子上湿漉漉的。斜倚着看风景，风景装在窗框里，到哪儿都是一张美图。民居的后窗敞着，看得见雪白的帐幔，碧绿的吊兰。水阁上怒放的月季光彩照人。

摇橹的男人并不快乐，也不大肯说话。每天从早七点到晚十点，挣得千把块钱一个月。眼前的风景早就看惯，手里的技艺娴熟精湛。

河水汩汩地流动着，仁济桥连接着两岸，那头是现代的元素，这头是牵着古朴的记忆，对于摇橹的他来说，哪个更重要？